

出土文獻 綜合研究集刊

第三輯

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主辦



巴蜀書社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第三層次項目
西南大學創新團隊項目『基於出土文獻綜合研究的文化推廣工程』(SWU1509395)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

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主辦

第三輯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3輯/西南大學出土文獻
綜合研究中心,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成都:
巴蜀書社, 2016.4

ISBN 978-7-5531-0693-9

I. ①出… II. ①西… ②西… III. ①出土文物—文
獻—研究—中國—叢刊 IV. ①K877.04-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6) 第 053667 號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 (第三輯)

CHUTU WENXIAN ZONGHE YANJIU JIKAN

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主辦

責任編輯 謝藝波

封面設計 張 科

出 版 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85mm×260mm

印 張 18.75

字 數 300千字

書 號 ISBN 978-7-5531-0693-9

定 價 65.00 圓

本書若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

編輯委員會

主 任 張顯成

副主任 喻遂生 毛遠明

成 員（按姓氏音序排列）

陳榮傑 鄧 飛 鄧章應 郭麗華 何 山

李 發 李明曉 毛遠明 蘇文英 徐海東

王化平 喻遂生 張顯成 趙鑫曄

本輯執行主編 鄧 飛

目 錄

甲骨文金文研究

殷墟甲骨文字體風格演進試論	莫伯峰(1)
金文叢考(二)	謝明文(26)
甲骨文字淺釋四例	王子楊(37)
安陽殷墟東區出土商代有銘銅器的初步整理與研究	苗利娟(49)
甲、金“以”字的語法結構對比	鄭繼娥(73)
商周金文“旅”字構形演變研究	蘇文英(89)
兩周金文時間詞“夙”的搭配及相關問題研究	鄭邦宏(101)
“息”字、息國和息夫人	劉風華(111)

簡帛研究

是“失”還是“先”——馬王堆醫書釋讀一則	張顯成(125)
論北大漢簡中六國古文形體及用字習慣遺跡	
——以《老子》為中心	李紅薇(134)
河西漢簡研讀劄記五則	樂游(劉釗)(143)

“雁”、“雍”及相關諸字考辨	丁軍偉(154)
《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釋讀五則	王志勇(175)
清華簡《金縢》與周公居東問題新探	申 超(182)
里耶秦簡中鄉名的省稱與全稱現象 ——以遷陵縣所轄三鄉為視點	姚磊(192)
漢代告地書集注	李明曉(205)

璽印、碑刻、敦煌研究

讀封泥、璽印文字札記九則	方 勇(233)
新見唐《寶師幹墓誌》錄文校正	趙家棟(243)
古代隸楷書碑刻合文考辨六題	何 山(252)
季布罵陣詞之“潘”字補正	聶志軍 肖一梅(263)
敦煌變文中“其”的特殊用法及其來源	馬梅玉 趙陽陽(273)
《俄藏敦煌文獻》綴合錯誤舉例	趙鑫曄(280)
《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徵稿啓事及文稿體例要求	(294)

殷墟甲骨文字體風格演進試論^①

莫伯峰^②

摘 要：殷墟甲骨文存在著多種不同風格類型的字體，而且有的類型間風格差異很大，學界曾對這些類型進行過細致地描述分析。但過去研究更為重視不同類型間風格差異的比較，而少涉及他們之間的聯繫，亦少分析這些風格形成的原因。本文基於甲骨文字體風格是逐漸演變的認識，通過對不同風格類型字體的歷時排列分析，從中梳理出一條字體演變的軌跡，認為書寫因素與刻寫因素的轉換貫穿了甲骨文字體風格演變的整個過程，並嘗試從審美方式角度認識這種演變，以使得殷墟甲骨文字體風格變化具有一定的理據可循。

一、緒論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占卜留下的記錄，自武丁始到帝辛（商紂王）終，歷時五世九王。在這段時間中，由於甲骨刻寫者更迭等因素影響，甲骨文字的字體風格必然會發生一定的變化，要討論甲骨文的字體風格必須分為不同類型區別描述。

①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基於字體分類的甲骨卜辭綴合研究”（項目號：14CYY056）階段性成果。

②莫伯峰，首都師範大學甲骨文研究中心/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講師 北京 100089。

早期的甲骨學家董作賓先生按照五世商王將甲骨文分為了五期，並對各期文字的字體風格進行了描述^①：

第一期為武丁時期，其文字風格是“雄偉”；

第二期為祖庚、祖甲時期，其文字風格是“謹飭”；

第三期為廩辛、康丁時期，其文字風格是“頽靡”；

第四期為武乙、文丁時期，其文字風格是“勁峭”；

第五期為帝乙、帝辛時期，其文字風格是“嚴整”。

董氏對各期甲骨文字體風格的研究，開創了甲骨卜辭分類的先河，初創之功，不可磨滅。其文字風格分析之語雖不甚詳盡，然用詞精到，參照所舉之例來看卻是可以意會的。但董氏以王世為卜辭分類標準，不免太過粗疏。後來學者業已指出，“同一王世不見得只有一類卜辭，同一類卜辭也不見得屬於一個王世”^②，這種以王世定風格的方法肯定是不嚴密的。這對於有些時期的卜辭影響不大，如第五期卜辭，字體類型較為單一，所以這個問題便不大明顯。而對於其他時期的卜辭影響就非常大了，如第一期卜辭，包含了很多的類型，用一種風格來描述肯定無法涵蓋，也是片面的。所以，董氏的卜辭分類之路還有待後人繼續，卜辭字體風格的研討也同樣有待完善。董氏之後，在卜辭分類方面取得顯著成績的是陳夢家先生。其卜辭分類以“貞人”為標準，將可以繫聯貞人的卜辭稱為一“組”，提出了“自組、賓組、出組、何組、子組、午組”等一批卜辭類型^③。後來，李學勤先生又增加了“無名組”、“歷組”等類型，終以一種統一的標準將殷墟卜辭的類型劃分完備。關於這些不同“組”卜辭的整體字體風格，陳夢家先生並不十分著意描述，如描述“賓組卜辭”的字體是“一望可知”^④，其他各組的風格也都沒有專門詞語

①董作賓關於甲骨斷代的論述主要出自其《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冊，1933年）及《殷虛文字乙編·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8年）兩文。

②李學勤《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考古學報》，1957年。

③但陳夢家論述中仍然存在一些標準不統一的類型，如“武乙、文丁”卜辭便是以時代名稱代替了“組”的名稱。

④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2004年，頁156。

描述過。與董作賓先生整體風格描述不同，陳夢家先生更加注重從細節的單個字詞上描述不同組之間的差異，例如“子組卜辭”的字詞特點是“(1)貞字一例作平腳的，即式二；(2)常作小字；(3)‘于’字亦作，‘丁’字亦作圓圈，同於白組；又‘隹’字寫得很像鳥；(4)干支如子丑未午庚等亦有作晚期的，同於白組；(5)卜辭內容習見‘又史’‘某歸’‘至某(地)’等；(6)祭法常用‘禦’和‘醑’，偶亦用‘又’；又有‘𠂔’”^①。

倒是後來一些學者，按照陳夢家先生的組類劃分，對各組卜辭的字體風格進行過整體性描述，如劉一曼先生將各組字體風格描述如下（見表 1）^②：

表 1

期別	卜辭組別	文字風格
一期	賓組	大多數卜辭用筆方折。大字：粗壯健勁，雄偉豪放。
		中小字：瑰麗端莊，規矩整齊。
		少數圓筆大字卜辭，結字渾潤，婉轉流暢。
	白組	大字：書風多近象形，結體寬綽古拙，點畫豐潤飽滿。
		小字：挺拔勁健，工整方正。
	子組	文字細小謹飭，筆畫柔曲秀潤。
	午組	書風方折削勁。結體新穎，刀鋒外漏（少數卜辭，結體內斂，謹飭，體勢方正）。
	花東子卜辭	用筆方圓兼備。文字較小，平正工整，秀麗自然。
二期	出組	字體大小適中，書風工整謹飭。
三期	何組	有的書風整齊俊秀，字形結構嚴整；有的結體險絕，文字欹側多姿。
	無名組	書風剛勁秀麗，文字多出尖鋒，常見斷筆。
四期	歷組	一類：用筆方折，剛勁險峻，結體新穎，蹇展分明。
		另一類：用筆方圓兼施，點畫纖秀，優美流暢。
五期	黃組	卜辭：字體細小，書風工穩遒勁，勻稱雋美。
		記事刻辭：書風豐滿圓潤，瀟灑飄逸。

與前述董作賓先生卜辭分期中所存在的問題一樣，卜辭分組同樣

①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中華書局，2004年，頁159。

②劉一曼、馮時《中國書法全集·甲骨文》，榮寶齋出版社，2009年。又劉一曼《殷墟甲骨文書法精粹賞析》，首都師範大學“燕京論壇”2013年4月3日講座。

也存在著字體風格不統一的情況,同一組卜辭內部在字體風格上也會有所差異。劉一曼先生通過在同一組內分出各種風格類型,也正說明了這一情況的存在。所以要用一種風格概括一“組”卜辭的特點同樣也是存在問題的,只不過由於按“組”劃分卜辭,類型更細一些,問題沒有按“期”劃分那麼突出。

此後,學界愈發重視以“字體風格”來對甲骨卜辭進行分“類”,林沅先生言:“無論是有卜人名的卜辭還是無卜人名的卜辭,科學分類的唯一標準是字體”^①。基於這種認識,湧現了如《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②、《殷墟甲骨斷代》^③、《殷墟甲骨分期研究》^④等多部有影響力的著作,逐步建立了卜辭字體風格的系統體系,這才進一步使得甲骨卜辭字體風格能夠進行精密的描述。而在此基礎上,後來的學者們還在同一類型卜辭內部進行了更為細緻的研究,發表了如《殷墟甲骨學字跡研究——白組卜辭篇》^⑤、《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⑥、《賓組甲骨文分類研究》^⑦、《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⑧、《無名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⑨、《黃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⑩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將這種研究趨向進一步推向深入。

總體來看,過去關於甲骨卜辭字體風格的討論,往往都有一種傾向,那就是為了辨析類型,常常把不同字體的風格對立起來,更注重了不同字體風格間的“異”。這既缺乏聯繫的觀念,也缺乏一種整體的、歷

① 林沅《無名組卜辭中父丁稱謂的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3輯,頁30。

②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文津出版社,1991年繁體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簡體版。

③ 彭裕商《殷墟甲骨斷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④ 李學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⑤ 張世超《殷墟甲骨字跡研究——白組卜辭篇》,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

⑥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2006年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林沅)。

⑦ 崎川隆《賓組卜辭分類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⑧ 劉風華《殷墟村南系列甲骨卜辭的整理與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⑨ 劉義峰《無名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金盾出版社,2014年。

⑩ 門藝《黃組卜辭的整理與研究》,2008年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導師:王蘊智)。

時的把握，讓人覺得這些字體的變化是無序和隨意的。這種傾向割裂了各類型間的聯繫，使得甲骨卜辭字體演變看起來毫無規律可循，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本文試圖歷時梳理甲骨文字體演變，重新來審視這些字體的差異，同時重點探究這些不同風格字體間的相關性因素，也就是找出他們的“同”，並沿著這些“同”探究變化產生的機理，從中引出一條字體演變的發展脈絡來。

二、甲骨文字體風格演變

我們說的“演變”包括演進和變化兩方面。這兩方面的現象由於不同的原因形成，卻共同作用，使得甲骨文字體風格在發展中有繼承，在繼承中又有變化。

字體風格演進是因為，不同類型間存在影響因素，導致字體風格有傳承性。殷墟甲骨文從早至晚，處在一個系統內部，相互間肯定不免相互影響。而且由於影響是連續的，這就造成了甲骨文字體風格雖有變化，但發展脈絡清晰。黃天樹師已指出過：“按照我們的看法，字體是逐漸向前演變的。”^①這無疑是非常正確的。而正是由於影響性因素的存在，才導致字體變化必然是漸變有序的，而不會是突變無序的。通過以下一些方面可以看出這種相互間影響性因素存在的端倪：

首先，不同類型卜辭相互間能夠相互學習和借鑒。這通過不同類卜辭的同版可以反映出來，筆者一篇小文《甲骨卜辭不同字體共版情況的整理與研究》，專門整理了不同字體共版的情況，發現“相互接續的卜辭類型間大多都有共版情況的存在，包括：1、白組肥筆類與白組小字類共版；2、𠂔類與白組肥筆類共版；3、白組小字類與白賓間類共版；4、白賓間類與𠂔類共版；5、賓一類與𠂔類共版；6、賓一類與典賓類共版；7、典賓

^①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71。

類與賓出類共版；8、賓三類與事何類共版；9、出二類與事何類共版；10、出二類與歷二類共版；11、白組肥筆類與白歷間類共版；12、白歷間類與歷一類共版；13、歷一類與歷二類共版；14、歷一類與典賓類共版；15、歷二類與賓出類共版；16、歷無名類與無名類共版；17、無名類與無名黃類共版；18、無名類與何二類共版；19、無名黃類與黃類共版；20、子組與白賓類共版；21、子組與賓一類共版；22、圓體類與劣體類共版；23、婦女類與子組共版”^①。由這種情況可以知道，不同類型卜辭之間常可以看到彼此的作品（更多的是後來刻手看到前面刻手的作品），刻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條件。現在我們還不能明確地說，這些前後接續的刻手間存在師承關係，但是後來的刻寫者無疑會受到前期刻寫者影響。

其次，過渡類字體風格的存在。在甲骨卜辭中，一些類型的甲骨卜辭字體能夠明顯的看出受到其他類型卜辭風格的影響，成為一種過渡性質的字體，如白賓間類、歷無名類，無名黃類、賓出類、事何類等，都能看到這種現象。在下文我們將會詳細例說到，這裏就不展開來論述了。這些情況用實例表明了不同類型間實際影響的存在。

再次，即使在一種字體類型內部也有清晰地演進現象。以典賓類卜辭為例，黃天樹師曾指出過，其中的一部分字體具有早期特徵，可稱為“典賓類早期卜辭”^②。而後崎川隆先生又指出其中的一部分具有典賓類後期卜辭的特徵，稱之為“過渡三類”^③。由此可見，甲骨卜辭字體風格演進是一種時刻都在發生的現象。

字體風格的變化，則是由於一些發展性因素的存在而產生的。任何事物在歷時過程中都可能會發生變化，甲骨刻辭以刀代筆必然要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逐漸形成一種風格來適應這一變化。字體風格的變化一定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根據新形勢而對過去進行訂正，從而形成了自己的風格。我們認為，殷墟甲骨刻手從早期的照搬書寫風

① 莫伯峰《甲骨卜辭不同字體共版情況的整理與研究》（待刊稿）。

②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71。

③ 崎川隆《賓組甲骨分類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49—155。

格，到後來的逐漸脫離書寫風格，創制出適應刻寫的一種新風格，這就是導致字體風格發生變化的發展性因素。而同時，在刻寫風格逐漸穩固成形的基礎上，出於審美發展的需要，才又致使了新的字體風格的出現。

各類型甲骨文採用何種風格來刻寫，並無特別的規定，這與甲骨文各類組用字情況有些不同。甲骨文各類型在用字習慣上可以具有一些自己的特點，但總不會突破商代文字體系，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約。而字體風格並不與文字意義直接關係，從理論上說，只要能夠有效地記錄信息，任何一種字體風格都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字體風格如何演變，刻寫者具有極大的自主權。在滿足記錄信息的條件下，刻寫條件和審美取向決定了甲骨文字風格的走向。

下面我們將結合具體的甲骨卜辭類型，對殷墟甲骨文這種演進和變化現象進行較為詳細的論述。

三、殷墟兩系卜辭風格演變梳理

本文基於李學勤先生提出的村北和村中南“兩系說”^①，採用了現在運用較廣的黃天樹師王卜辭字體分類體系（類型及年代簡表見文後附圖）^②，基本按照時間軸的先後對殷墟王卜辭的各類型進行一個風格梳理^③。同時，通過對風格演變背後成因的分析，對這種演變的原因進行初步討論。

①大會秘書處《吉林大學古文字學術研討會紀要》，《古文字研究》第1輯，中華書局，1979年，頁3；李學勤《殷墟甲骨分期兩系說》，《古文字研究》第18輯，中華書局，1992年，頁26—30；李學勤《我和殷墟甲骨分期》，《學林春秋三編》上冊，朝華出版社，1992年，頁234—240。

②黃天樹殷墟王卜辭字體分類體系詳細可參氏著《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文津出版社，1991年繁體版；科學出版社，2007年簡體版。

③非王卜辭由於歷時情況不鮮明，這裏就不做論述了。

(一)村北系：

總體來看，村北系的字體風格演變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刻寫因素的逐步增加階段，從白組肥筆類到出二類。

第二個階段：書寫因素的逐步增加階段，從何一類到黃類。

書寫因素是相較於刻寫因素而言的，它是由於二者所用載體不同造成的：書寫文字的工具是毛筆，一種軟筆，刻寫文字的工具是刻刀，一種硬質工具。而刻寫的材料，甲骨是一種堅硬的材料，亦不同於普通的書寫材料。由於這些不同，造成了二者在文字形態上有很多的差異，如筆畫粗細、筆道彎曲、轉折圓潤、內部填實，這些對於書寫而言是十分容易創造的效果，而對於刻寫則就要困難很多。而刻寫所能創造的筆畫鋒利、轉折尖銳則是書寫所難達到的效果。

1. 白組肥筆類

在董作賓先生“五期劃分法”中，白組卜辭被歸入到“文武丁卜辭”。後來陳夢家將這部分卜辭提出來，認為時期應該更早，大致在賓組卜辭與出組卜辭之間。林沄先生則是主張白組卜辭應在賓組卜辭之前^①。黃天樹師給這一組中兩類不同字體的卜辭起名為“白組肥筆類”和“白組小字類”。現在來看，學界基本上已經沒有人再反對白組卜辭應該是殷墟最早一類卜辭的觀點了。

“白組肥筆類”要早於“白組小字類”，是殷墟卜辭中最早的一類卜辭（示例見下圖1）。黃師分析該類卜辭的字體特點是“字形稍大，筆道多呈肥筆，渾圓流暢，轉折處多呈圓轉角，有如墨書，故稱之為‘肥筆類’”^②，其中所說“有如墨書”是這種字體風格的核心，此時的刻寫風格很像是把書寫文字搬到了甲骨上。一些書寫的特點依靠刻寫是很難實現的，比如筆畫粗細的變化，筆畫的彎曲等，在刻寫時必然要耗費更多氣力。在甲骨卜辭刻寫的初期，將一些書寫習慣和書寫審美方式照搬

^①林沄《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古文字研究》第9輯，中華書局，1984年，頁111—154。

^②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年，頁11。

過來，這很容易理解。

“白組肥筆類”這種與“書寫”相近的字體風格表明甲骨文字的風格最初是與“墨書”同源的。後來各類型差異巨大的甲骨文風格都是在“墨書風格”的基礎上演變而成。如果不是一些變化性因素的存在，這種風格也許會一直延續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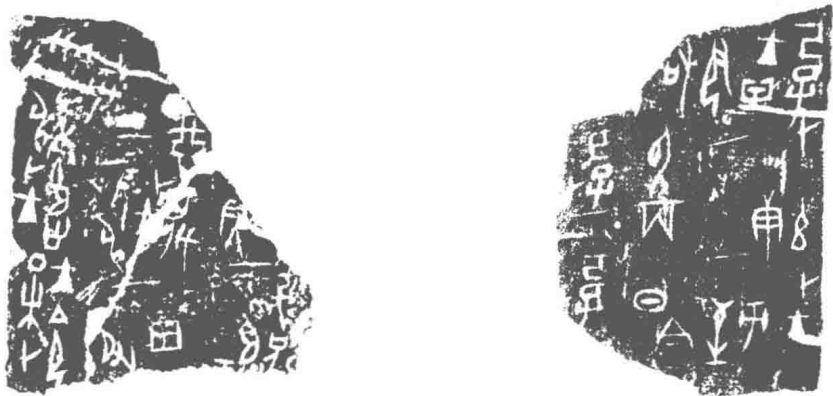


圖 1:《甲骨文合集》(以下簡稱《合》)20462

《合》19777

2. 白組小字類

白組小字類卜辭的風格相較於白組肥筆了出現了一定的變化，黃師將其分為了 A、B 兩小類(示例見下圖 2)。A 類的字體特點是“風格清秀、筆畫細勁”^①，B 類的字體特點是“一般是字形較小而多作方筆，稍顯呆板。有些卜辭字形較大，筆道較粗”^②。和白組肥筆類比較來看，白組小字類卜辭開始出現了脫離書寫風格的傾向，但還不是很明顯。重點的變化體現在筆畫不再填實和出現了粗細變化，一些曲筆變成了方筆。維持不變的是還保留有很多筆道圓轉流暢，以及字形大小、行款變化萬端。

雖然白組小字類卜辭在風格上變化並不劇烈，但十分關鍵，自此開始，甲骨文字體走上了與書寫文字風格分道揚鑣之路，逐步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文字風格。

^①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2。

^②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4。



圖 2: 《合》20475(A 小類)



《合》21019(B 小類)

3. 白賓間類、𠄎類、𠄎類

白賓間類卜辭由於保留了白組卜辭的一些字體風格,同時又存在了一些新的風格因素,所以具有強烈的過渡類性質特點,其命名將“白”和“賓”都包含其中,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示例見下圖 3)。黃師將白賓間類亦分為 A、B 兩個小類,A 類的字體特點林沅先生有過論述,認為是“有的接近白組,有的接近賓組”^①,黃師也認為“字體上介於白組和賓組之間並能獨立成類”^②，“字體風格清秀，字形較大而窄長，筆道婉轉流暢”^③。B 類的特點是“筆畫方飭，字形工整”^④。



圖 3:《合》158(A 小類)



《合》2943(B 小類)

① 林沅《小屯南地發掘與殷墟甲骨斷代》，《古文字研究》第 9 輯，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16—117。

②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05。

③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07。

④ 黃天樹《殷墟王卜辭的分類與斷代》，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23。

白賓間類是由書寫風格向刻寫風格轉變的一個重要時期，如果說從白組肥筆類到白組小字了，只是對書寫風格中一些不利於刻寫的因素進行了剔除。那麼白賓間類不僅將白組小字類的這些變化繼承了下來，同時也在為適應刻寫尋找一條新的風格出路。這種嘗試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文字字形的增大。對於刻寫而言，太過細小的文字無疑增大了刻寫的難度。白賓間類將白組小字類那種細小的字形放大了很多倍，更加適合刻寫。

第二，文字的大小逐步統一。對於書寫文字而言，文字大小的變化是美學的重要體現，而且也是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對於刻寫文字而言，統一大小的文字更易刻寫。雖然這不能體現書法的錯落有致，但無疑對刻寫本身極其有利。

第三，行款的整齊化。白組卜辭的行款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都沒有整齊性的要求，而白賓間類在縱向的行款方面已經相當整齊了。

從以上三個方面來看，白賓間類卜辭對此前卜辭風格的變革是全面性的，雖然在筆畫方面還沒有跳出白組卜辭的婉曲風格，但通過整體風格的轉變，為後來的繼續變革奠定了基礎。

與白賓間類基本同時的𠄎類和𠄎類卜辭數量不多（示例見下圖4），在字體風格上各自保有自己的一些特點，但是如果納入到風格演變的體系中來看的話，也基本符合了這一時期字體演變的水平，體現了一種將書寫因素剔除的總體趨勢——一方面，早期卜辭的筆畫彎曲仍然得到保留；另一方面，有利於刻寫的一些因素正在增加。



圖4：《合》19958(𠄎類) 《合》11892 局部(𠄎類)